# 藏边人家

# TIBETAN FRONTIER FAMILIES

著者（美）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

译者　翟　胜　德

出版　西藏人民出版社

K297.54
1
Z

（美）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 著
翟 胜 德 译

# 藏边人家

## ——关于三代定日人的真实记述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　良
装帧设计：翟跃飞

# 藏边人家

## ——关于三代定日人的真实记述

（美）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　著
翟　　胜　　德　译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简阳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 X 1168　32开　印张：10.325 插页：1　字数：260千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1 — 1,100册
ISBN7—223—00059—7/C·4

统一书号：17170·24　　定　　价：2.00元

限国内发行

定日的创建人密宗大师帕当巴桑结

# 前　言

这是一幅历史肖像画，它以简洁的笔法描绘了三代藏族人的面貌，这些人生活在藏尼边境的定日地区。它在开头部分虽然简略地回顾了他们的宗教史——在十二世纪瑜伽修行者的传记及其说教中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本书主要研究的还是1885年至1960年间的现代社会。至今健在的我的最年长的调查对象即生于1885年。她作为当代一位著名定日喇嘛的母亲而享有盛名。但是，和该社区内所有人一样，她早年在定日也处于一种新移居者的地位，目前则在尼泊尔过着难民生活。

正如后面在记述当地历史时所指出的，在这75年间，定日的开拓并未使生活呈现出一幅呆板的封建社会的景象，在这里出现的是一幅由投机者、游民、并非十分虔诚的僧侣和大胆而精明的妇女所组成的、富于流动性的、繁荣的社区生活图画。

本书在对藏族社会的论述中强调了它的生机勃勃而不是它的静止沉寂，强调了它的世俗力量而不是精神力量，这种观点对某些人来说可能难以接受。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质问：这样做不是要使我们远离藏族文化的核心吗？他们有权力怀疑我的看法，但同样也有义务提出新的资料来验证这份对于喜马拉雅山中的定日所做的典型研究。假如本书能激起其他人进行同样的旅行并使之重新考虑他们对喜马拉雅诸民族的特征及历史所做的某些臆测的话，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本书的预期目的。

在构思中，我首先想写一部历史，写一本记述定日这个地方的发展过程的书。但这只是许多设想中的一个方面。对我来说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是一本记录了一个人的经历与见闻、充满历历往事和一个个活生生人物的游记。

我谨以完成了此书的写作，来向那些现在仍散居于西藏、尼泊尔和印度的定日人——我的同事们致意。在进行这项研究中，虽然我会见过的每一个人都对此项研究有所贡献，但我必须指出下面29人的名字并特别向他们表示谢意，他们和我的关系最为密切，并一起为这部历史的问世付出了最艰苦的劳动。他们是阿尼阿旺宗珠、阿沃桑颇和他的母亲拉姆、普布多吉、拉巴次仁、康吉诺布、则尼玛和她的孩子们、查拉丹巴、格桑旺姆及其双亲、梅朵、阿玛多吉、顿珠、阿沃旺穹、拉曲卡丹、帕则旺、阿旺诺布、札江丹巴、阿尼卓玛、阿沃楚则、康颇阿沃、多却格桑、格隆却桑、帕玛达雅和洛桑。

最后，在这份名单中我还要特别指出下面三个人的名字，感谢他们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他们是札绒寺的楚吉喇嘛和乐师兼说书人普尼玛。我最初就是从他们那里受到鼓舞的，他们给了我非常宝贵的支持。茹年多吉是我进行实地调查时的助手，他虽然不是定日人，但在帮我搜集资料、教我当地语言以及指导我了解当地的文化礼仪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种文化正如一个人一样，我们要了解它，就必须密切地观察它、感觉它、向它提问和注意它的反应。这种方法既承认问题的真实实在，又认为它们是可以解决的；它主张保持文化总体的本来面目，但也要允许个人才智的发挥。好的调查者善于把人们口述的往事改写成真正的历史。我们的研究必须把从轶事讲述人那里听来的东西升华为在其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物，它必须能激起人们的回想，使人忆及那久已忘却了的事物细节和各种人物，或者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对各种文化特色的探讨中。为成为一名真正的传记作家，这是我必须学会的本领。

幸运的是，在从事此项研究中，几位富于献身精神的朋友和学者，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和我一起工作。其中最不知疲倦者当属我的丈夫厄温·克里斯伯格，本书的字里行间处处浸透着他在编校方面付出的劳动以及他在精神上给我的鼓励。我还要感谢卡玛钦拉喇嘛，他向我提供了帕当巴的画像，在语言学方面他也给了我很多指教。我很敬佩和感激艺术家达嘎、诺布和帕丹，本书中有他们绘制的插图。对朱恩·坎普伯尔我也是很敬佩和感激的，她帮我翻译了有关帕当巴和米拉日巴的资料。马丁·考尔夫则不辞辛苦地承担了本书内藏文词汇的编辑工作，书后的附录也是在他的帮助下准备就绪的。最后，我还要向T·N·马丹和E·吉恩·史密斯致谢，直到主要从事抄写工作的最后几个艰难月份中，他们一直和我丈夫一起给我以帮助和指教。

关于定日的最初田野考察是1970年和1971年在尼泊尔境内进行的，共花了18个月的时间，当时我正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修博士学位。在我被训练为人类学家期间，曾经得到伦敦大学和大不列颠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慷慨资助。我感谢在伦敦任教的各位导师，特别是阿伯讷·柯汉及克列斯朵夫·冯·福诺—海门道夫对我的帮助、支持和教诲。

为了进一步研究喜马拉雅山区人类学，我于1975年重返尼泊尔，这次是由国家地理学会资助的，由于他们的慷慨支援，才使我得以继续审订对定日的研究并完成本书出版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全书是在1976年夏天在亚多作家聚居区完成的，在那里我获得了一笔研究金用以完成排印及校样工作。本书是在纽约所能见到的最真实地反映了喜马拉雅山区情况的一份资料。

在尼泊尔的工作是严肃而奇妙的，这是一次困难重重和富于冒险性的经历。因此，取得这个国家本身的支持非常重要。我所

以能在那里不间断地开展工作，原因之一是尼泊尔政府中的人士随时准备接待我，他们了解我的意图，和我一样对这项研究充满热情，并随时准备给我以帮助。我特别要向他们当中的哈克·B·古荣博士和T·N·阿卜里蒂博士表示深切的谢意。

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于纽约

# 目　录


## 前　言

1、喜马拉雅山中的定日……(1)

基本情况——实地调查——地理与生态

2、定日历史透视……(25)

早期历史——现代史——迁徙与异质性

3、社会层次……(59)

四个内婚集团——定日的贱民——“米赛”内部：平民的三个阶层

4、赛吉贡巴：农村宗教仪式团体……(92)

社会组织——成员的补充——“赛吉”的地位——举行宗教仪式的单位“果康”：教区

5、经济……(113)

定日：尼藏贸易中的货物集散地——劳动力：珍贵的资源——户与村：两个法人集团——经济等级制：一种世界观

6、血统与居住形态：对亲属关系的一种新的看法……(137)

定日社会对于血统的看法——房名——亲属称谓和家庭内部的身分

7、 西藏社会的婚姻……(157)
通婚准则——兄弟共妻和其他复婚形式——多配偶与社会阶层——下嫁与高攀：跨阶级通婚的样型
8、 结婚及家庭生活……(197)
彩礼和嫁妆——婚礼——夫与妻——离婚
9、 同地而居：合作与管理……(217)
朋友关系："卓"与"嘎尼"——合作——村落共同体：管理与合作
10、 定日的宗教领导人……(238)
概述——十喇嘛与新的定日
寺庙——门徒的补充
11、 宗教生活形式。寺院与宗教事物……(271)
没有喇嘛的贡巴——政府的贡巴——对寺院制度的评论——与宗教有关的各个方面——结束语
**附录**
**译后**
**编后**

# 1、喜马拉雅山中的定日

## 基 本 情 况

凡是到过喜马拉雅山区的人都会经常回想起这样一幅象征性的画面，并从中获得力量：几个人不知疲倦地迈着步子，穿过尼泊尔的一条条山谷，顽强地向前移动着。我和我的定日朋友们一起生活在尼泊尔——西藏边境，观察和了解到在那翻越群山的当地村民们缓慢而稳健的步伐中所包含的真实内容：它是自古以来人类及文化交流中的一部分，这种人的流动和文化的流动是通过翻越被我们西方人想象为是无法通过的天堑而得以实现的。在尼泊尔东北部，每天都有人翻山越岭进入西藏，另外一些人则从埃非尔士峰、道拉吉里峰及干城章嘉峰的另一侧来到这里。有些人只是短期访问，其他人则打算迁居这里。每个旅行者都带去了有关毗邻地区的新闻：关于财政事务、婚姻、某人的朋友或熟人家里的生死情况的各种消息。他们介绍市场上的物价、人们对新产品的需求、供应的不足和过剩、种种不幸、成功的欢乐以及——大概现在比过去更多地谈到——政治的发展情况。

在那些尚未被人所知的崇山隘口之间和咆哮轰鸣的河流两岸，有数不清的小路。在每年大部分时间里，喜马拉雅山区的山民们就在这些小路上来来往往，他们携带着货物、传递着消息。就在其来往中，文化在融合、命运在变化，一代又一代人在他们先辈的历史上继续学习和建设。它使人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早期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迁徙与变革浪朝是怎样越过这片介于印度和西藏之间的地带，并巩固了只不过是在悠久历史的最近时期才在定日出现的变革与流动性的种种现实。

本世纪前半叶，对于居住在西藏南部一隅的三代定日人来说是个繁荣的、有生气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1885年，即我的最年长的调查对象诞生之年；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本世纪50年代，当时发生了新的中共势力强加于人的大规模变革。1885年至本世纪50年代为本书所涉及的时间范围。

在这段时期内，定日社会具有进行迁徙、提供大量社会流动的机会、经济得到稳定发展等特点。这种出人意料但并非无缘无故的形势乃是定日人在广阔范围内进行有效选择的结果。在此期间，定日社会的成员不断增加，成分也变得多种多样。除了当地的动力外，拉萨的西藏中央政府对该地区日益加强的控制也助长了定日在这一时期内的变化。另外，随着几位著名宗教领袖来到定日，定日的宗教机构也和其他因素一起发挥了作用，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获得了发展并具有灵活性。

当我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区从事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在我搜集故事、史料、歌曲和口头习语时，特别是在定日人中间亲自观察、随便访问期间，定日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实体，它的性质和那蕴藏在它的结构之内与人民之中的活力在我面前变得鲜明起来。这些资料——无论是某种印象或是合乎科学的东西——都是人类学家的工具。依靠搜集来的资料便可以用民族志的术语——也就是说，当个人行为、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在持久、系统的观察中变得鲜明起来时，就可以通过对它们的融汇贯通的认识——来对定日生活的现实和历史加以探讨。这里提供的资料都是从一个单一的、完整的、有地方特点的藏族人共同体中搜集来的。它们存在于同一地区、同一时代、属于同一种文化。这些集

中于一个短暂时期内的、从定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搜集来的事实之总和，使我们得以认识这种文化的普遍形式。而且，其发源地一旦被人了解，人们进行选择的过程以及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向便会显示出来，从而交织成一幅令人振奋的关于成长发展和灵活适应的图象。

我在探讨中始终注意只谈定日的事情。在这里，对于外部因素，亦如我的调查对象定日人那样，只做有限的论述，对于来自定日谷地以外的喜马拉雅其它地区的影响和这些地区与定日之间的联系只附带地做些介绍。关于这个山谷以外的情况，只是在它们有助于对定日社会的理解时，我才择要地稍加叙述。这篇详实的专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写成的，它提供了一种可供与喜马拉雅各社区、与其他有关选择及变革如何得以实现的论著进行比较研究的模式。这个偏远的、至今尚未被西方所知的小山谷可以给人提供一个范例，一个关于穿越中亚细亚、今天仍在继续发展着的、古老的迁徙过程的范例，这样说大概并不过分，事实表明，这些选择与变革正是发生在这样的小村子里，发生在每个人——从农民到国王——的生活中。

后面对于定日社会结构的分析表明：已经形成的定日生活的格局，确实和我们从已往的大量研究中所得到的对藏族社会的印象相一致。就绝大部分而言，定日人及其社会形式的特点，可以说是藏族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粗鲁而朴实的商人正赶着驮满货物的牦牛沿着通往尼泊尔和北方湖区的小路，穿行在干燥多风的旷野上；在藏北湖区他们会遇到供应盐和羊毛的牧民。在较低的山谷中，农民耕耘着肥沃的土地，这些土地靠精心设计的山腰上的渠系灌溉，同一村子的人还在山坡上放牧自家的牛羊，畜群游动在村落上面不宜耕种的坡地上。他们的家畜生产出珍贵的酥油和奶酪，这些产品是交租纳税时的重要项目，

也是当地主要的消费品。在定日生活中有一种常见的现象：无论在村落或路上总会看到许多善男信女，他们或者生活在寺院共同体内，或者独自隐居。也有一部分定日人属于行政管理人员，他们是住在远方城镇里、一向不露面的地主们派驻这里的代表。有少量官员住在定日，不过，几乎只有当他们为保证财政收益而定期巡视时他们才和人们见见面。一年四季接踵而至的收税人从来没有忘记过定日的百姓。

在定日人家中，一些长期形成的准则支配着人们的亲属关系。一妻多夫制依然存在，这一复婚形态是如此经常地被人和西藏相提并论。它和一夫多妻、一夫一妻以及时常发生的再婚现象一起构成定日家庭组织的普遍特征。与西藏绝大部分地区一样，酥油茶、糌巴、青稞酒和干肉片也是定日人的主要食物。

在这些方面定日都属于分布广泛的、被人公认的藏族文化的一部分。可是对喜马拉雅村民的生活与文化来说还有比上述行为总和更多的东西。我们现在有大量资料可供分析与每种风俗有关的各种可能性，并提供证据，说明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比如，我们了解了某人的社交网便可确定他属于七个社会阶层中的哪个阶层。人们不仅作为个人、朋友和亲属互相发生联系，还因属于相同或不同的阶级而相互关联。人们按各自的身分在婚姻选择、纳税义务、宗教隶属关系及宗教仪式方面的表现以及他们对当地政治进程的干预程度都大不相同。

定日在宗教方面的特点也和它在世俗生活方面一样，是在一个可变范围内被加以阐释的。整个定日的寺院系统并非由固定属于一个被过分简单化了的教阶组织的各个部分所构成，这个系统本身表现为一个集合体，一个由许多独特的中心组合成的集合体。定日的每个寺院团体都保持着各自的传统，具有与众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寺的创始人及主要经师的个性和经历所

决定的特质。凭籍其特色，每个中心都吸引着一些常客，其中既有僧侣也有俗人，他们的秉性与文化和其它宗教团体的主顾们也不一样。定日的这些宗教共同体又共同组成一个相连的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一个个独立单位才能开展各种活动；依靠这个体系，个人的需求与气质得到了调节。定日人中的宗教派别五花八门，人们享有选择的权力。可是，无论在家庭内、寺院里还是在信徒的心目中，宗教并不是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力量。在我对定日社会的探讨中证明了这一发现。

在这本专著中，我在方法上也做了些新的尝试，以求把藏族生活中的宗教与世俗因素统合为一体。这样做意味着背离了早先关于西藏文化与西藏人民的论断；在本书中宗教因素不是探讨的中心。本书也不把其它因素都归纳于宗教制度。我在这里优先考虑的是社会——经济因素。在我和定日人一起生活、工作的整个时期内，他们在言谈话语和全部社会生活中也一向把社会——经济因素置于首要地位。正是人们的社会阶级地位，他们在居住方面的种种安排和他们的经济职责为定日的社会生活规定了种种明确的原则。

鉴于上述原因，我仅以三章的篇幅对定日的宗教系统加以论述。最后一章中结合定日的宗教怎样为其人民服务的问题，考察了寺院的机构。在此之前，概述了二十世纪时当地精神生活的领导人，介绍了当代十位定日喇嘛的经历和贡献。其它关于宗教机构的详细论述见于介绍“赛吉”（ser-ky′im）的那一章。“赛吉”和独身者的寺院或尼姑庵不同，它们稀稀落落地分散在世俗人住的小村子当中，这些世俗人的村庄分布在一条条有人居住的定日山谷中。“赛吉”的成员们也和其它村民一样，愿意搞点农业经营和家庭饲养；在定日100多个小村子中有将近25%的村子是“赛吉”，这些从事宗教活动的小中心也构成了这种文化的一

个普遍特征。对于“赛吉”的认识，能够使人更清楚地理解在西藏河谷地区所见到的一系列宗教关系。可是在较早的文献中恰恰没有人提到过“赛吉”这种传统，这可能意味着，宗教会采取一些微妙的、或许能由他人代替的形式。

论述定日人家庭生活的三章，篇幅很长，主要探讨了血统和婚姻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因此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这部分可能会更感兴趣。这些详细的论述总的说来仍然助长了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即：当人们的社会地位变化了或稳固起来时就会在若干可能性中进行选择。

本书广泛探讨了血统和居住问题，目的在于澄清作为一种组织原则的直系血统的作用。在理解经济与社会层次的基础上，可以证明直系血统作为一项组合原则，至少在定日，影响极其微弱。我们一旦摆脱西藏人是按父系氏族和直系血统组合的陈旧观念，便会重新看待这一资料，并允许其它判断标准的存在。从有关家庭及村落的各种生活选择的丰富资料中，某些模式变得轮廓鲜明了，受一系列有关居住的规定所制约的家庭团结原则表现出了最高的支配力量。所以本书用了很大篇幅来说明这种居住制度如何发挥作用。它论述了家庭和经济上的选择在多数情况下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

关于家庭生活的论述中的第二部分，就是建立在这样确立起来的各种原则之上的。而定日的经济组织和居住原则又同时有力地支配着婚姻和家庭生活。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便不难说明婚姻、亲属继承条件以及纠纷的多样性了。

在考虑和阐明定日生活中的任何方面时，本书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观念：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运动着的区域社会。与其内部的发展和流动性相一致，移居几乎在每个定日居民的生活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定日史中本书所涉及的这段历史时期的特点之

一。流动性在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都可以观察到：宗教领导人的渗透活动、人口的增减、各种婚姻形式、经济的发展以及定日与毗邻社区之间的关系都反映了这种流动性。

当我们在定日验证它那无处不在的生机勃勃的本质时，没有一位和我们一起进行这项研究的定日朋友在和我一块儿讨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山谷时明确提起过那充满生气的特质。这并不奇怪，人们认为，他们的社区在这一时期内所发生的事情是很平常的，没有什么值得以变革、选择及流动性这类术语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方。另方面，人们又经常提及他们在定日所经历过的繁荣景象，大多数当地居民对当时的繁荣景象是赞赏的，承认在那种情况下，各种人都从中得到过好处。

但不管怎样，定日人也要求从联系和比较中讨论他们的地位，在这方面我们无法提供帮助。这里有许多历史问题和类比问题。例如，从对喜马拉雅山区以至中亚细亚的持续至今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说，这个阶段以前和这个阶段以来的时期具有怎样的意义？人们还会问，定日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是西藏所经历过的普遍发展中的一部分呢，还是一种地方性的发展呢？

我们也想知道向定日这个边境地区的迁徙，是否会与重新定居、社会总体以及经济的增长等问题有更为普遍的牵连关系。

此项研究一定会引起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我们期待着目前正在发展之中的民族志学以及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地区工作着的许多学者正在得到新的、日益增多的知识，他们了解到，这里具有变革与发展的悠久传统，认识到当代那些刚刚被我们注意到的新式的变革只不过是中亚动态史中的晚近阶段。历史学家们当然一向更了解较早时代中的各种动力。但是，人类学家也一定会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尼泊尔是佛教——印度教的接触区，在围绕喜马拉雅文化所进行的大量研究与探讨中，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